



書說類二

魯仲連說辛垣衍。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甚於湯

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

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閔王爭疆為帝已而復歸

帝以齊故今齊閔王衍二字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

貪邯鄲其意欲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二字為帝秦

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

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

柰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眾折於外今又

內圍邯鄲而不去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

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始吾以君為天下之賢

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

卷二十六

一

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而見

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

在此勝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

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

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

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

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為久

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無從容而死

者皆非也今眾人不知則為一身彼秦棄禮義上首功之

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為帝過而遂正於

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

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柰何魯連曰吾將

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

書說類卷二十六

魯仲連說辛垣衍

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邪魯連曰
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
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
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
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訃於齊
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斫之威
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
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辛垣衍曰
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甯力不勝智不若
邪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辛垣衍曰
然魯仲連曰然則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悒然不
說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
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紂之

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爲惡醢鬼侯鄂
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
於羈里之庫百日而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帝王卒就
脯醢之地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
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
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
諸侯避舍納筦鍵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
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塗
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
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
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
魯之臣生則不能事養死則不得飯含然且欲行天子之
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

鄒魯兩國是時俱亡矣是於其君不能奉養飯含也當齊潛經過兩

國兩國距其亡無幾時耳亦微甚矣而尙不肯
以天子奉人也史記國策凡注家皆失其解今秦萬乘
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
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
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
所謂賢奪其所憎而予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
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
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
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
秦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
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
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
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
紛亂而無所取也卽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

冬十六

三

爲也魯仲氏也連其名也國策誤有仲字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魯仲連與田單論攻狄。

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
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
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
克之也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修劔柱頤攻狄不能下壘
枯邱田單乃懼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問其
說魯仲子曰將軍之在卽墨坐而織賁立則杖插爲士卒
倡曰何往矣宗廟亡矣亡日尙矣歸於何黨矣當此之時
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不揮泣奮臂
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有夜邑之奉西有菑上
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
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

城立於矢石之所乃援枹鼓之狄人乃下

魯仲連遺燕將書為當國策則誤矣魯連不肯帝秦之後
乃有與燕將書之事而不肯帝秦事在趙孝成王九年齊
王建八年前上距齊襄王五年田單殺燕騎劫中問二十二
年矣國策謂與燕將書在殺騎劫之時其詳已喜鮑慮不
悟國策之誤反疑殺騎劫後二十餘年當燕王喜時乃
趙殺栗腹之誤與魯連不當豫言栗腹遂謂是書為後人擬
為之者是尤非也若史記所載則不然其云燕將攻下聊
單復取聊城其與襄王法章時復齊一城十餘城事不相
也史記單傳止載復齊七城事其後趙單乃為齊復聊
城史皆雜見他傳太史公文簡而事備往往若此其皆為
單事固無疑也吳文正注國策謂單相趙往若此其皆為
復國及東游於齊皆非其誠語魯連戰國奇偉士也燕
將吳氏乃謂難自殺為不可信其說尤迂不知魯連之意
記言燕將得書自難也惟攻廉頗傳邯鄲圍解五年廉頗
不足為史記難也惟攻廉頗傳邯鄲圍解五年廉頗
腹而圍燕趙世家六國表所記則解圍至殺栗腹凡七年
而魯連傳則謂解邯鄲圍後二十餘年值聊城事而有栗
遠矣此似傳之誤或傳寫者失之

卷六

四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
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
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
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
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
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
以為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
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棄
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為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
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
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
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
折於外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僂笑國

傲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傲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爲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於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篋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爲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

絀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
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爲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
鄰國曹子爲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
不反願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爲敗軍禽將矣
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
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
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
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爲殺身
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念之怨立終身
之名棄忿悁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
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

觸讐說趙太后。廉按趙太后卽齊女威后欲殺於陵

智易以理論耳
誓一本無言字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詈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怨恐太后玉體之有所卻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彊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得補黑衣之數古者軍服同色元衣元裳故曰衾服以衛王宮沒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

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爲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于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

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
馮忌止平原君伐燕。

平原君謂馮忌曰吾欲北伐土黨出兵攻燕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威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衆收破軍之敝守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然攻難而守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彊燕是使弱趙爲彊秦之所以攻而使彊燕爲弱趙之所以守而彊秦以休兵承趙之敝此乃彊吳之所以以亡而弱趙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哉

蔡澤說應侯。

蔡澤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釜鬲於徐聞應侯任鄭安

平王稽皆負重罪應侯內慙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駿雄宏辯之士也被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應侯聞之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推之彼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代我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應侯曰請問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夫人生手足堅彊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所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爲君王豈不辨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戚理萬物萬物二字史作使各得其所生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世世

稱之而毋絕豈非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
侯曰然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
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己以說復繆曰何爲不可
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毋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
鋸以禁姦邪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史作披示情素蒙怨
咎欺舊交虜魏公子卬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爲秦禽將破
敵策有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
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史有不爲行義不顧毀
譽雖史作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亡絕盡能而不離多史作功
而不矜富貴不驕怠若此三子者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
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
殺身以成名義之所在身雖死無憾悔何爲而不可哉蔡

李十六

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父慈子
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此于忠不能存殷子胥智不能
存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
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戮辱而憐
其臣子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爲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
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國策無以上四句史有
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
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
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僂辱而身全者
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得少間因曰商君吳起大夫種
其爲人臣盡忠致力則可願矣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
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
孰與閔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不若也蔡澤

日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悃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
爲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楚悼越王乎應侯曰未知
何如也蔡澤曰今王親忠臣不過秦孝越王楚悼君之設
智能爲主安危修政治亂疆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
足家彊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
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
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王之親忠臣不忘故
舊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
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
而身不退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
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
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任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
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讐

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爲君不取也且夫翠鶴
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
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
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
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
以上二十七句策俱無之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蔡邱之
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
以輕諸侯陵齊晉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啓啟作叱呼
駭三軍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
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爲孝公明法令禁奸本尊爵必
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
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穡積習
戰陣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

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攻彊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於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策作業帝楚趙天下之疆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越楚懾服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劔死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王立法卑滅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史作說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攻陽越北并陳蔡破衡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支解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爲存因辱爲榮墾草莽史作邑辟地殖穀率四方

空十六

十

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讐

策無此句卒禽

勁吳合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

策作拮姚而殺宏本作拮而殺

之此四子者功成而不去禍至於身此所謂信而不能屈往而不能反者也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長爲陶朱公獨不

觀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

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

陽以浹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又斬范中行之途六國不

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

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不退則商君白

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

者知吉與凶書云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史有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入字

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

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自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

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何居焉此處史仍有忍不能自
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應
信而不能誦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熟計之九句
侯曰善乃延入坐爲上客

魏加與春申君論將。

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
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之可乎
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
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爲君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
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
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
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
者久失羣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聞弦者音烈而高
飛故瘡墮也今臨武君嘗爲秦孽不可爲拒秦之將也

文十六

十一

汗明說春申君。

汗明見春申君侯問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說之
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太息矣汗明蹙
焉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不審君之聖孰與堯也春申君
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然則君料臣孰與舜
春申君曰先生卽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爲君終言之君
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
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旦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
也春申君曰善召門吏爲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汗明
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
折尾湛附潰漉汗灑地白汗交流外阪遷延負棘而不能
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羈之驥於是俛而
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

己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掘穴窮巷，沈淪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湔祓僕，使得爲君高鳴，屈於梁乎？
陳餘遺章邯書

白起爲秦將，南征鄢郢，北阨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記，而竟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卻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鉄鎖，妻子爲僇乎？

三十一

三

合河蕭氏
可輝家譜

鄒陽諫吳王書。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關城不休救兵不至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彊趙責於河間六齊望於惠后城陽顧於盧博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臣聞交龍襄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砥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

卷二十七

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肯准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故願大王之無忽察聽其志臣聞鷲鳥巢百不如一鶚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袷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而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褒義父之後深割嬰兒王之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燒棧道

水章邯兵不留行收弊民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荆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大王孰察之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論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察之昔玉人史記作卞和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毋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

文二十七

二

加憐焉以上一段言忠信而不見知語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爲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駛驥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臏腳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拉脅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

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冉史作罕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二字史作蒙而疆威宣此二國豈係於俗牽於世繫奇史作阿偏之浮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爲讐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霸不足侔而三王易爲比也以上一段言新任羈旅故爲左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亡

厭也夫晉文親其讐彊霸諸侯齊桓用其讐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衛立二字史作魏兵彊天下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以上承第一段欲王知其忠信而終任之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燔木根抵輪困離奇史作而爲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隋珠和璧史作隨夜光祗怨結而不見德有人先游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

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雖蒙堯舜之術史蒙
包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史有欲盡忠而素無根

抵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史作欲開忠信則

人主必龔按劍相眄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

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

牽乎卑辭史作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

子蒙史有嘉字之言以信荆軻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

呂尚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

其能越擊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乎昭曠之道也今人

主沈諂諛之辭牽帷廡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阜此

鮑焦所以憤於世史有而不留也以上承第二段欲王知

右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汗義底厲名號者不以利傷

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今欲使天

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汗行以

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窟史

巖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未段兼承前兩層

不以新仕羈旅之故而屈志於左右也

枚乘奏吳王書。

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

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上不絕三

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

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

披腹心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

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

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

絕又重鎮之繫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

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爲
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
極天命之壽做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
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
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跡愈多景愈
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跡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
知莫若勿爲欲湯之倉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
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
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
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百步之內耳比於
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
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霜穿石單極之統斷榦水非石之鑽
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
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
生如蘗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
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
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
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枚乘復說吳王。

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笮之塞東
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籍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
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
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
六國之衆修戎狄之義而南朝羌笮此其與秦地相什而
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
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

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天子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修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圜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尙得十半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饟道梁王飭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榮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陽之計不負其約齊王殺身以滅其迹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臣竊哀之願大王孰察焉

司馬子長報任安書。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

漢書無此十二字竊疑太史公公字乃合字文選傳

本誤

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爲

務意氣勤懃懇懇若望僕不相師用而作用漢書流俗人

之言僕非敢如此也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願自

以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鬱悒而無文選

誰語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

復鼓琴何則士爲知已者漢書無用女爲說已容若僕大

質已虧缺雖才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

發笑而自點耳書辭宜荅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
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
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上文選少雍恐卒然不可諱是僕
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
略陳固陋闕然不報幸勿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府也愛
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符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
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列於君子之
林矣故禍莫憚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而
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
矣昔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
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中才之人事有關
於宦豎莫不傷氣況慷慨之士乎如今朝雖乏人柰何合
刀鋸之餘薦天下豪傑文選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

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
才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
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擐旗之功
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游光寵四
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嚮者僕
亦常側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維綱盡
思慮今已虧形爲掃除之隸在闈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
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尙
何言哉尙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
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伎出入周
衛之中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
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
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臧按李陵少爲

侍中侍中得入宮門故謂之門下大素非文選有能字相善也

史合蓋亦入宮門者故俱居門下趣舍異路未嘗銜盃酒接慤慤之歡然僕觀其為人自有

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

人常思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為

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

斯已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

藥依李陵傳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

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疆胡仰億萬之師

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

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

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

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選有向字流涕沫血飲泣張空券選

奉冒白刃北首爭死敵者漢無者字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

文二十七

八

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

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

主上慘愴漢書作悽恒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為李陵素與

士大夫絕少分甘漢書作絕能得人漢書有之字死力雖古之

漢無名將不能漢無能字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

當而報選有於字漢事已無可柰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

天下矣漢無矣字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

推言陵之漢無之字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

明明主不深選無深字深字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遂下

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為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

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選有視字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

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選

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選作乎李陵既生降頽其

家聲而僕又侷之漢作蠶室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此下自恥辱引入立名如江河之海天下之至奇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選作流俗之所輕也

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漢無異而以字

世俗又不能與死節者比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漢無也字人固有一死死有

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

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受辱其次剔鬚漢作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

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漢無勉字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在甯檻之中書有其字及字下漢搖尾而求食積威

文十七

九

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為牢勢不可漢無可字入削木為吏

議不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

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以此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易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漢無於字羑里李斯相也具

於漢無於字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霸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

赭衣漢無衣字關三木季布為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

漢字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法勢也彊弱形也審矣易足怪乎夫漢作人不能早自裁

繩墨之外已選作稍陵遲漢作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夫人

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漢作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

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漢作二親無兄弟之

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

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漢作欲苟活亦頗識去

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

引決況若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漢作無於字糞

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漢作無沒世而文

采不表於後世漢無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漢作滅不可勝

記惟倜儻漢作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漢作西伯拘而演周易

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

語孫子臆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

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漢有也此人皆

意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邱明漢選

明字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

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

舊聞略考其行事漢無字綜其終始漢無此句稽其成敗興壞之

紀漢作理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

家三十列傳七十二自上古軒轅至此凡凡百三十篇亦欲

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

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著此書藏

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

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負漢作負下

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黨戮笑

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邱墓乎雖累百世垢彌

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

其所漢有字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濡衣也身直為閨

閣之臣甯得自引深藏漢有於字巖穴邪故且從容浮沈與時

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

心刺漢作之私指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漢作琢曼辭以自飾漢作解

無益於俗不信祇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漢作是乃定書不

能悉意故略陳固陋

王生與蓋寬饒書。

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彊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迺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

不惟遽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為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惟裁省覽

楊子幼報孫會宗書。

憚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狠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名言爾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憚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為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

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邱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爲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烹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糞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袂低昂頓足起舞舞誠荒淫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憚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汗辱之處憚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栗雖

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尙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爲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凜然皆有節概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乃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

劉子駿移讓太常博士書

昔唐虞旣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旣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歿而微言絕七十

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邊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惟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牙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宮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惟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

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邱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栢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先概嘆作一頓下乃實說其抑而未施處情最深鬱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源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

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閱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街命其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邱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甯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妒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

二十七

古

合河蕭氏
列輝家望

韓退之與孟尚書書。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
悚兼至未審人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
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
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
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
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
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
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己立
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
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
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
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假
如釋氏能與人爲禍崇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
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
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
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
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
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
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斃禮
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爲禽獸也故曰能言拒楊墨者
皆聖人之徒也揚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闕之
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
王之法燒除其經阮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
百年尙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

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尙皆殘缺十七二三故學士多老死
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
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
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
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
其言而今學者尙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
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
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
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漢氏已來
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
絲絲延延寢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
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
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
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
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
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
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
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韓退之與鄂州柳中丞書。

淮右殘孽尙守巢窟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自以
爲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作氣勢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
摩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誓衆而前者倡日令走
馬來求賞給助寇爲聲勢而已閣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
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遙之陳
師鞠旅親與爲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以
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隄死之士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

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爲戎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鬪戰之危也哉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爲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臨敵重慎戒輕出入良用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而果爲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

韓退之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蚊蚋蟻蟲之聚感兇豎煦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爲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荆許潁淮江爲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

勞於圖議握兵之將熊羆貔虎之士畏懦蹙躅莫肯杖戈爲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爲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荅益增忻悚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之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況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

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孰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閣下以爲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幸甚不宣

韓退之與崔羣書。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況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邪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於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閒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

文二十六

四

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況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邪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爲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爲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爲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閭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麗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

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甯須言而后自明邪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爲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胸中耳既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伏其爲人以是而疑之耳僕應之曰鳳皇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粱也膾也炙也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恆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恆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

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況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況又時有兼得者邪崔君崔君無怠無急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得之近者尤衰僮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日視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韓退之荅崔立之書。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頭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爲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攀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尙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爲人之仕者皆爲人耳非有利乎已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爲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爲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回舉而後有成亦

未卽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旣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任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顏忸怩而心不甯者數月旣已爲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爲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於是選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筭者決得失於一夫之月

而爲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
裘葛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
否自計已孰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
以爲必俟工人之剖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則足不爲病
且無使勅者再尅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捨
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
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別足下無爲爲我戚戚
也方今天下風俗尙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尙有被甲執兵
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
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
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閒之野釣於寂寞之
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
於無窮誅姦諛於旣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

足下以爲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別也又所謂勅者果
誰哉再尅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
吾之狂言愈再拜

韓退之荅陳商書。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尙不能通曉茫然增愧
赧又不以其淺陋無過人知識且喻以所守幸甚愈敢不
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王好竽有求仕
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
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
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如玉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
於求齊也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爲文
必使一世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雖工不
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爲否也故區區

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之惟吾子諒察愈白

韓退之荅李秀才書。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前示愈別吳中故人詩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元賓行峻潔清其中狹隘不能包容於尋常人不肯苟有論說因究其所以於是知吾子非庸衆人時吾子在吳中其後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賓既歿其文益可貴重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則如元賓焉今者辱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聲容恍若相接讀其文辭見元賓之知人交道之不污甚矣子之心有似於吾元賓也子之言以愈所爲不違孔子不以雕琢爲工將相從於此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爲事乎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讀吾子之辭而得其所用心將復有深於是者與吾子樂之況其外之文乎

韓退之荅呂鑿山人書。

茅順甫云奇氣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樸茂之美意恐未嘗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爲書各自名家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孰乎將以爲友也其未成孰乎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孰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俟人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

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間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真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者灼灼明矣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熏之聽僕之所爲少安無躁愈頓首

韓退之荅竇秀才書。

愈白愈少駑怯於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不通時事而與世多齟齬念終無以樹立遂發憤篤專於文學學不得其術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符於空言而不適於實用又重以自廢是故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愈困今又以罪黜於朝廷遠宰蠻縣愁憂無聊瘡痍侵加喘喘焉無以

冀朝夕足下年少才俊辭雅而氣銳當朝廷求賢如不及之時當道者又皆良有司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高可以釣爵位循次而進亦不失萬一於甲科今乃乘不測之舟入無人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爲事身勤而事左辭重而請約非計之得也雖使古之君子積道藏德遁其光而不曜膠其口而不傳者遇足下之請懇懇猶將倒廩傾困羅列而進也若愈之愚不肖又安敢有愛於左右哉顧足下之能足以自奮愈之所有如前所陳是以臨事愧恥而不敢荅也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匱急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稻載而往垂囊而歸足下亮之而已

韓退之荅李翊書。

此文學莊子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

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邪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晷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夏夏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

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邪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

愈曰尉遲生足下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質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而未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爲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是

有間於愈者亦以是對今吾子所爲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徵於愈愈又敢有愛於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吾子何其愛之異也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共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

韓退之與馮宿論文書。

辱示初筮賦實有意思但力爲之古人不難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僕爲文久每自測意中以爲好

則人必以爲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卽人必大怪之也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慙及示人則人以爲好矣小慙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慙者卽必以爲大好矣不知古人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俟知者知耳昔揚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揚子雲可嘆也其時桓譚亦以爲雄書勝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彊而已乎此未爲知雄者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爲其師之書勝周易然侯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何如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耳足下豈不謂然乎近李翱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籍者年長於翱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翱相上下

一二年業之庶幾乎至也然聞其棄俗尙而從於寂寞之道以之爭名於時也久不談聊感足下能自進於此故復發憤一道愈再拜

韓退之荅衛中行書。

大受足下辱書爲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是與不敢當不敢當其中擇其一二近似者而竊取之則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面者少近似焉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自謂能爾也不敢當不敢當至於汲汲於富貴以救世爲事者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能謀力能任者也如愈者又焉能之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汴徐二州僕皆爲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時豐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亦有異乎然則僕之心或不爲此汲汲也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小

志六

三

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惟君子得禍爲不幸而小人得禍爲恒君子得福爲恒而小人得福爲幸以其所爲似有以取之也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者不可也賢不肖存乎己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名聲之善惡存乎人存乎己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足下曰命之窮通自我爲之吾恐未合於道足下徵前世而言之則知矣若曰以道德爲己任窮通之來不接吾心則可也窮居荒涼草樹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絕一室之內有以自娛足下喜吾復脫禍亂不當安安而居遲遲而來也

韓退之與孟東野書。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也各

以事牽不可合并其於人人非足下之爲見而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唱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去年春脫汴州之亂幸不死無所於歸遂來於此主人與吾有故哀其窮居吾於符離離上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聊復辭去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李習之娶吾亡兄之女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恐足下不知故具此自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吾之望也

韓退之荅劉秀才論史書。

愈曰秀才辱問見愛教勉以所宜務敢不拜賜愚以爲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則善惡自見然此尚非淺陋偷情者所能就况褒貶邪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氏兄弟幾盡左邱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記刑誅班固瘦死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王隱謗退死家習鑿齒無一足崔浩范曄赤誅魏收天絕宋孝王誅死足下所稱吳兢亦不聞身貴而今其後有聞也夫爲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爲之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君賢相相踵其餘文武之士立功名跨越前後者不可勝數豈一人卒卒能紀而傳之耶僕年志已就衰退不可自敦率宰相知其無他才能不足用哀其老窮齟

齷無所合不欲令四海內有戚戚者猥言之上苟加一職榮之耳非必督責迫蹙令就功役也賤不敢逆盛指行且謀引去且傳聞不同善惡隨人所見甚者附黨憎愛不同巧造語言鑿空構立善惡事迹於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傳記令傳萬世乎若無鬼神豈可不自心慚愧若有鬼神將不福人僕雖駮亦粗知自愛實不敢率爾爲也夫聖唐鉅跡及賢士大夫事皆磊磊軒天地沒不沈沒今館中非無人將必有作者勤而纂之後生可畏安知不在足下亦宜勉之

韓退之重荅李翊書

愈白李生之自道其志可也其所疑於我者非也人之來者雖其心異於生其於我也皆有意焉君子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甯有不可告而告之孰有可進而不進也

五

五

言辭之不酬禮貌之不荅雖孔子不得行於互鄉宜乎余之不爲也苟來者吾斯進之而已矣烏待其禮踰而情過乎雖然生之志求知於我耶求益於我耶其思廣聖人之道邪其欲善其身而使人不可及邪其何汲汲於知而求待之殊也賢不肖固有分矣生其急乎其所自立而無患乎人不已知未嘗聞有響大而聲微者也況愈之於生懇懇邪屬有腹疾無聊不果自書

韓退之上兵部李侍郎書。

愈少鄙鈍於時事多不通曉家貧不足以自活應舉覓官凡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動遭讒謫進寸退尺卒無所成性本好文學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進得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龔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已來編簡所存大之爲河海高之爲山

岳明之爲日月幽之爲鬼神織之爲珠璣華實變之爲雷霆風雨奇辭與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通曉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益困始自憐悼悔其初心髮禿齒豁不見知己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手以上然則非言之難爲聽而識之者難遇也伏以閣下內仁而外義行高而德鉅尙賢而與能哀窮而悼屈自江而西旣化而行矣今者入守內職爲朝廷大臣當天子新卽位汲汲於理化之日出言舉事宜必施設旣有聽之之明又有振之之力甯戚之歌謔明之言不發於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雜以瓌怪之言時俗之好所以諷於口而聽於耳如賜覽觀亦有可采干黷尊嚴伏增惶恐

卷二十八

六

韓退之應科目時與人書○○○

月日愈再拜天池之濱大江之濱日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于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爲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爲獷獫之笑者蓋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甯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孰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疏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

亦憐察之

韓退之爲人求薦書。

某聞木在山馬在肆遇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爲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遇之而不睨。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於匠石之園。長於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然執事其知某如何哉。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頗相類。是故終始言之耳。某再拜。

韓退之與陳給事書。

三十八

七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天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跡矣。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容。若加其新也。屬乎其言。若閔其窮也。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

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爲復志賦已下十首爲一卷卷有標
軸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皆有楷字注字處急
於自解而謝不能俟更寫閣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愈
恐懼再拜

韓退之上宰相書。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
書相公閣下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
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旣見
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阿大陵也
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
盛也旣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三章
曰旣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也言君子
旣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其卒

章曰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旣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
載也沈浮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才無所不取若舟之於
物浮沈皆載之云爾旣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
天下之心美之也君子之於人也旣長育之又當爵命寵
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
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
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
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才將
非吾君與吾相乎幸今天下無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錢
穀甲兵之問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無大者
焉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
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爲利
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

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居窮守約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譁張之說無所出乎其中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宮其可懷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飢不得食寒不得衣濱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爲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雖不足當詩人孟子之謂抑長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抑又聞古之君子相其君也一夫不獲其所若己推而內之溝中今有人生七年而學聖人之道以修其身積二十年不得已一朝而毀之是亦不獲其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甯往告焉若

不得志則命也其亦行矣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抑又聞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耳下之修己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沒於利而榮於名也蓋將推己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苟以是而爲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其自舉也可進而進焉不必廉於自進也抑又聞上之化下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也今天下不由吏部而

仕進者幾希矣。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逸遺者，屢詔內外之臣，芻求於四海，而其至者蓋闕焉。豈其無人乎哉？亦見國家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彼之處隱就閒者，亦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亦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與處，後欲之與居，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畫，不繇是而稍進，萬不有一得焉。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入林之不密，其影響昧昧，惟恐聞於人也。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枯槁沈溺，魁閣寬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袞袞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此所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小子不敢自幸，其嘗所著文，輒采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冀辱賜觀焉。干瀆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韓退之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逃遁，不知所爲，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

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愈之彊學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旣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有來言於閣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斃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閣下且以爲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當吾賢相之舉耳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爲耳非天之所爲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

自布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尙得自舉判官無間於已任未仕者況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舉於管庫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蹙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愈再拜

韓退之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右其人爲文甚古立志甚堅行止取捨有士君子之操家貧親老無援於朝在舉場十餘年竟無知遇愈嘗慕其才而恨其屈與之還往歲月已多嘗欲薦之於主司言之於上位名卑官賤其路無由觀其所爲文未嘗不揜卷長嘆去年愈從調選本欲攜持同行適遇其人自有家事連遭坎珂又廢一年及春末自京還怪其久絕消息五月初至此自言爲閣下所知辭氣激揚面有矜色曰侯喜死不恨

矣喜辭親入關羈旅道路見王公數百未嘗有如盧公之
知我也此者分將委棄泥塗老死草野今胸中之氣勃勃
然復有仕進之路矣愈感其言賀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
下之賢刺史也未聞有所推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今子
鬱爲選首其言死不恨固宜也古所謂知己者正如此耳
身在貧賤爲天下所不知獨見遇於大賢乃可貴耳若自
有名聲又託形勢此乃市道之事又何足貴乎子之遇矧
於盧公眞所謂知己者也士之修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己
前古已來不可勝數或曰接膝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慕
以其遭逢之難故曰士爲知己者死不其然乎不其然乎
閣下旣已知侯生而愈復以侯生言於閣下者非爲侯生
謀也感知己之難遇大閣下之德而憐侯生之心故因其
行而獻於左右焉謹狀

卷三十六

三

合河蕭氏
不輝家語

柳子厚與許京兆孟容書。

宗元再拜五丈坐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誆交積羣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是以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瘡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瘴癘爲也忽奉敕命乃知幸爲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沈沒復起爲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碑教化過不自料黜勲勉勵唯以忠正信義爲志以與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厄塞艱兀事旣壅隔很忤貴近狂疏繆戾蹈不測之辜羣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旁午構扇便爲敵讐協心同攻外連彊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爲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尙何敢更俟除棄廢痼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不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卽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溼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笑笑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

女子無與爲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常春秋時饗才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慄慄然欲歔喘惕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鄰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早隸庸丐皆得上父母邱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尙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爲世夫僂復何敢更望大君

卷十九

二

子撫慰收卹尙置人數中邪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百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薑塢先生云韓柳文及唐人詩內凡用僅字每以多爲義晉書劉頌傳三代延祚久長近者五六百歲遠者僅將千載趙王倫傳戰所殺害僅十萬人則以僅爲多亦不始唐人矣故有無兒盜嫂娶孤女云搗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別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爲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爲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辨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目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

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漢儒宗此皆瓌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惟怯洩忽下才末伎又嬰恐懼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疏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覩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氾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與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祀爲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不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盾嗣有可付託卽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卽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戀之至不宣

宗元再拜

卷二十九

三

柳子厚與蕭翰林俛書。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爲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微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邪所喜者耳與心叶果於不謬焉爾僕不幸嚮者進當艱艱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況又有久與游者乃岌岌而操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爲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然僕當時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媚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名不能壓當世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宏大貶黜甚薄不能塞衆人之怒

誦語轉移囂囂嗷嗷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言僕以悅
讐人之心日爲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
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
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
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
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祇益爲罪兄知之勿爲他人言
也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脆意以爲常忽遇北風
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慄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
爲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鵠舌啞謾今
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爲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曉曉晝夜
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
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尙復幾
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爲一世非笑哉讀周易因

卦至有言不信尙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
一喙以自稱道詆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思與木石爲徒
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
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
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思謙之徒遭時言道道德之行物得其
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邪身被之目覩之足矣
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邪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誠如
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爲頑人之類猶有少恥未能盡忘
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
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爲瑞物一釋廢銅移數縣
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畝爲耕
甿朝夕歌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
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爲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

終欲爲兄一言焉宗元再拜

柳子厚與李翰林建書。

子厚永州與諸故人書茅順甫比之司馬子長韓退之誠爲不逮遠甚而方侍郎遠云相其風格不過如與山巨源絕交書則評亦失公矣子厚氣格緊健自有得於古人若叔夜文雖有韻致而輕弱不出魏晉文格如子厚山水記間用水經注興象然子厚豈酈道元所能逮邪

杓直足下州傳遽至得足下書又於夢得處得足下前次一書意皆勤厚莊周言逃蓬藿者聞人足音則跽然喜僕在蠻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藥餌喜復何言僕自去年來痞疾稍已往時間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南人檳榔餘甘破決壅隔大過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則膝顫

文二十九

五

坐則髀痺所欲者補氣豐血強筋骨輔心力有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得良方偕至益善永州於楚爲最南狀與越相類僕悶卽出游游復多恐涉野則有蝮蛇大蜂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卽畏射工沙蟲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瘡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負牆搔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爲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豈復能久爲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樂僕士人頗識古今理道獨愴愴如此誠不足爲理世下執事至比愚夫愚婦又不可得竊自悼也僕曩時所犯足下適在禁中備觀本末不復一一言之今僕癡殘頑鄙不死幸甚苟爲堯人不必立事程功唯欲爲量移官差輕罪累卽便耕田藝麻取老農女爲妻生男育孫以供力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摧傷之餘氣力可想假

令病盡已身復壯悠悠人世不過爲三十年客耳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足把翫亦已審矣杓直以爲誠然乎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嘗俟戰悸稍定時卽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志之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用自釋貧者士之常今僕雖羸餒亦甘如飴矣足下言已白常州煦僕僕豈敢衆人待常州邪若衆人卽不復煦僕矣然常州未嘗有書遺僕僕安敢先焉裴應叔蕭思謙僕各有書足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敦詩在近地簡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之勉盡志慮輔成一王之法以宥罪戾不悉某白

柳子厚荅吳秀才謝示新文書。

某白向得秀才書及文章類前時所辱遠甚多賀多賀秀

文二十九

六

才志爲文章又在族父處蚤夜孜孜何畏不日日新又日新也雖間不奉對苟文益日新則若亟見矣夫觀文章宜若懸衡然增之銖兩則俯反是則仰無可私者秀才誠欲令吾俯乎則莫若增重其文今觀秀才所增益者不啻銖兩吾固伏膺而俯矣愈重則吾俯茲甚秀才其懋焉苟增而不已則吾首懼至地耳又何問疏之患乎還荅不悉

歐陽永叔與尹師魯書

某頓首師魯十二兄書記前在京師相別時約使人如河上既受命便遣白頭奴出城而還言不見舟矣其夕又得師魯手簡乃知留船以待怪不如約方悟此奴嬾去而見給臨行臺吏催苛百端不比催師魯人長者有禮使人惶迫不知所爲是以又不留下書在京師但深託君貺因書道修意以西始謀陸赴夷陵以大暑又無馬乃作此行沿江絕淮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纔至荆南在路無附書處不知君貺會作書道修意否及來此問荆人云去郢止兩程方喜得作書以奉問又見家兄言有人見師魯過襄州計今在郢久矣師魯歡戚不問可知所渴欲問者別後安否及家人處之如何莫苦相尤否六郎舊疾平否修行雖久然江湖皆昔所游往往有親舊留連又不遇惡風水老母用術者言果以此行爲幸又聞夷陵有米麪魚如京洛又有梨栗橘柚大筍茶菘皆可飲食益相喜賀昨日因參轉運作庭趨始覺身是縣令矣其餘皆如昔時師魯簡中言疑修有自疑之意者非他蓋懼責人太深以取直爾今而思之自決不復疑也然師魯又云闇於朋友此似未知修心當與高書時蓋以知其非君子發於極憤而切責之非以朋友待之也其所爲何足驚駭路中來頗有人以罪出不測見弔者此皆不知修心也師魯又云非忘親此又非也得罪雖死不爲忘親此事雖相見可盡其說也五六十年来天生此輩沈默畏懼布在世間相師成風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竈門老婢亦相驚怪交口議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但問所言當否而已又有深相

賞嘆者此亦是不慣見事人也可嗟世人不見如往時事久矣往時砧斧鼎鑊皆是烹斬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義則趨而就與几席枕藉之無異有義君子在旁見有就死知其當然亦不甚嘆賞也史冊所以書之者蓋特欲警後世愚懦者使知事有當然而不得避爾非以爲奇事而詫人也幸今世用刑至仁慈無此物使有而一人就之不知作何等怪駭也然吾輩亦自當絕口不可及前事也居閒僻處日知進道而已此事不須言然師魯以修有自疑之言要知修處之如何故略道也安道與予在楚州談禍福事甚詳安道亦以爲然俟到夷陵寫去然後得知修所以處之之心也又嘗與安道言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憾憾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憾憾之文師魯察修此語則處之之心又可知矣近世人因言事亦有被貶者然或傲逸狂醉自言我爲大不爲小故師魯相別自言益慎職無飲酒此事修今亦遵此語咽喉自出京愈矣至今不會飲酒到縣後勤官以懲洛中時懶慢矣夷陵有一路祇數日可至郢白頭奴足以往來秋寒矣千萬保重

會子固寄歐陽舍人書。

鞏頓首載拜舍人先生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銘反覆觀誦感與慙并夫銘誌之著於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於廟或存於墓一也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

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愧而懼至於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足爲後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及世之衰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旣莫之拒而不爲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當觀其人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於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然則孰爲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蓋有道德者之於惡人則不受而銘之於衆人則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名侈

於實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議之不徇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豈非然哉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並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

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其所以感則往往盡然不知涕之流落也況其子孫也哉況輩也哉其追瞻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由則知先生推一賜於輩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抑又思若輩之淺薄滯拙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蹙否塞以死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閎豪傑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願進於門潛遁幽抑之士

其誰不有望於世善誰不爲而惡誰不愧以懼爲人之父
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爲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
祖此數美者一歸於先生旣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
所論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愧甚不宣

曾子固謝杜相公書。

王明清揮塵錄云曾密公諱易占字不疑爲信州玉山
令有過客楊南仲公厚贖其行郡將錢仙芝拮據以客
所賄公不自辨除名徙英州以赦自便將愬其事於朝
行次南都而卒適公子南豐先生在京師而杜祁公以
故相居京自來逆旅爲辦後事彙按如書所云方先人
之病一意於左右是密公卒時子固在側王語亦小誤
也

伏以昔者方輦之得禍罰於河濱去其家四千里之遠南
嚮而望迅河大淮隸堰湖江天下之險爲其阻阨而以孤
獨之身抱不測之疾熒熒路隅無攀援之親一見之舊以
爲之托又無至行上之可以感人利勢下之可以動俗惟
先人之醫藥與凡喪之所急不知所以爲賴而旅櫬之重
大懼無以歸者明公獨於此時閔閔勤勤營救護視親屈
車騎臨於河上使其方先人之病得一意於左右而醫藥
之有與謀至其旣孤無外事之奪其哀而豪髮之私無有
不如其欲莫大之喪得以卒致而南其爲存全之恩過越
之義如此竊惟明公相天下之道吟頌推說者窮萬世非
如曲士汲汲一節之善而位之極年之高天子不敢煩以
政豈鄉閭新學危苦之情藜細之事宜以徹於視聽而蒙
省察然明公存先人之故而所以盡於輩之德如此蓋明
公雖不可起而寄天下之政而愛育天下之人材不忍一

夫失其所之道出於自然推而行之不以進退而鞏獨幸
遇明公於此時也在喪之日不敢以世俗淺意越禮進謝
喪除又惟大恩之不可名空言之不足陳徘徊迄今一書
之未進顧其慙生於心無須與廢也伏惟明公終賜亮察
夫明公存天下之義而無有所私則鞏之所以報於明公
者亦惟天下之義而已誓心則然未敢謂能也

蘇明允上韓樞密書。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
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施之
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求進末議太尉許諾謹撰其說
言語樸直非有驚世絕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太尉取其
大綱而無責其纖悉蓋古者非用兵決勝之爲難而養兵
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決之爲溝陸壅之爲

沼汜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河注淮泗匯爲洪波瀾爲太
湖萬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不
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
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
之器而試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
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爲忠不仁之器加之
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下既平盜賊既
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爲亂智者有
餘謀則思以爲奸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爲詐於是天下之
患雜然出矣此段文字子瞻兄弟策論常益虎豹終日而
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蝮蝎終日而不螫則噬齧草
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者昔者劉項奮臂於草莽
之間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爲輩爭起而應者不可勝數轉

鬪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時分
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
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胄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
氏之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
勢初若決河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
百里之間拱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
太祖太宗躬擐甲胄跋涉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
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
下無變此何術也荆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將而韓信黥
布之徒無以啓其心也雖然天下無變而兵久不用則其
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
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
也往年詔天下繕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

富民舉而籍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爲酒食饋餉之費杵聲
未絕城輒隨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卒徒
相矜若戰勝凱旋而待賞者比來京師游阡陌間其曹往
往偶語無所諱忌聞之玉人方春時尤不忍聞蓋時五六
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鋤耰畚築列於兩河之壩縣官日費
千萬傳呼勞問之聲不絕者數十里猶且瞞瞞狼顧莫肯
效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西川之所親見天
下之勢今何如也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
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收名與天下爲喜樂者也故
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
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
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
懼諛好名則多樹私恩懼諛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

豪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在樞府號爲寬厚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諸其內，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爲治？或者以爲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不敢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

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所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心而無鄙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威武以振其情，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君臣之體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邪？

蘇明允上歐陽內翰書。

洵布衣窮居，常竊自嘆以爲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爲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爲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爲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

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
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
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
嘆息以爲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爲榮也既復自
思念往者衆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
也亦必有小人焉聞之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己矣如
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
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
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
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爲宰相其勢將復合爲一
喜且自賀以爲道旣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旣又反
而思其向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焉
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

爲之潸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
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
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爲天
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而余公蔡公
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
以叫呼攀援而聞之以言而饑寒衰老之病又癩而留之
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
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者之
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己也
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爲洵之知之
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巉
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
流轉魚鼈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

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
紆徐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
言竭論而容與閒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
爲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
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
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
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爲
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爲譽人以求
其悅己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己洵亦不爲也而其所以道
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
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
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
心又近而粗成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托於執事將使執

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
始知讀書從士君子游年旣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
古人自期而視與己同列者皆不勝己則遂以爲可矣其
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
己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
者由是盡燒其曩時所爲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
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
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
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
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旣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
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
然猶未敢以爲是也近所爲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
其如何噫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爲自譽以求人

之知己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蘇子瞻上王兵部書。

荊州南北之交而士大夫往來之衝也執事以高才盛名作牧於此益亦嘗有以相馬之說告於左右者乎聞之曰騏驥之馬一日行千里而不殆其脊如不動其足如無所著升高而不輕走下而不軒其伎藝卓絕而效見明著至於如此而天下莫有識者何也不知其相而責其伎也夫馬者有昂目而豐臆方蹄而密睫捷乎若深山之虎曠乎若秋後之兔遠望目若視日而志不存乎芻粟若是者飄忽騰蹕去而不知所止是故古之善相者立於五達之衢一目而眇之聞其一鳴顧而循其色馬之伎盡矣何者其相溢於外而不可蔽也士之賢不肖見於面顏而發泄於辭氣卓然其有以存乎耳目之間而必曰久居而後察則亦名相士者之過矣夫軾西川之鄙人而荆之過客也其足跡偶然而至執政之門其平生之所治以求聞於後世者又無所挾持以至於左右蓋亦易疏而難合也然自蜀至於楚舟行六十日過郡十一縣三十有六取所見郡縣之吏數千百人莫不孜孜論執事之賢而教之以求通於下吏且執事何修而得此稱也軾非敢以求知而望其所以先後於仕進之門者亦徒以爲執事立於五達之衢而庶幾乎一日之眇或有以信其平生爾夫今之世豈惟王公擇士士亦有所擇軾將自楚游魏自魏無所不游恐他日以不見執事爲恨也是以不敢不進不宣

蘇子瞻答李端叔書。

軾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往往見所作詩文雖不多

亦足以髣髴其爲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闕略及足下斬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嬾不卽荅頑鈍廢禮一至於此而足下終不棄絕遞中再辱手書待遇益隆覽之面熱汗下也足下材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黃魯直秦太虛輩語真以爲然耶不肖爲人所憎而二子獨喜見譽如人嗜昌歆羊棗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子爲妄則不可遂欲以移之衆又大不可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以爲應舉而已既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爲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旣以此得因以爲實能之故謏謏至今坐得此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爲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攬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

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己何足爲損益軾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爲醉人所推罵軾自喜漸不爲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荅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木有瘿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謫居無事默自觀省三十年以來所爲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乎此也此事非相見不能盡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

蘇子由上樞密韓太尉書。

太尉執事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

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大小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辨觀其容貌之

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游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大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譯之所憚以不敢發人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爲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大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爲政大尉苟以爲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王介甫荅韶州張殿丞書。

某啓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爲吏民稱頌至今不絕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

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功緒餘烈使人人得聞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存某尙少不得備聞爲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尙能記誦教誨之餘蓋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爲身羞大者旣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戾大覺厚矣尙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邪閣下勤勤惻惻以不傳爲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旣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俊烈道德滿衍不幸不爲朝廷所稱輒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不尙或以忠爲邪以異爲同誅

文三十

十三

當前而不慄訕在後而不羞苟以饜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況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邪善旣不盡傳而傳者又不可盡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閣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爲已事務推所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有恨哉

王介甫上凌屯田書。

俞跗疾鑿之良者也其足之所經耳目之所接有人於此狼疾焉而不治則必欲然以爲己病也雖人也不以病俞

跼焉則少矣。隱而虞，愈跼之心。其族姍，舊故有狼疾焉，則何如也。未如之何其已。未有可以治焉而忽者也。今有人於此，弱而孤壯，而屯蹙困塞，先大父棄館舍於前，而先人從之。兩世之樞窶而不能葬也。嘗觀傳記至春秋過時而不葬，與子思所論未葬不變服，則戚然不知涕之流落也。竊悲夫古之孝子慈孫嚴親之終如此其甚也。今也乃獨以窶故犯春秋之義，拂子思之說，鬱其爲子孫之心，而不得伸。猶人之狼疾也。奚有間哉。伏惟執事性仁而躬義，憫艱而悼厄，窮人之兪跼也。而又有先人一日之雅某之疾，庶幾可以治焉者。也是敢不謀於龜，不介於人，跋千里之途，犯不測之川，而造執事之門，自以爲得所歸也。執事其忽之歟。

王介甫荅司馬諫議書。

卷三十一

十四

亦自勁悍而不如昌黎荅呂鑿山人之奇變

某啓。昨日蒙教，竊以爲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強聒，終必不蒙見察。故略上報不復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遇厚，於反覆不宜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爲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爲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爲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爲生事。爲天下理財，不爲征利。闢邪說，難壬人，不爲拒諫。至於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衆，爲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衆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衆何爲而不洵。洵然盤庚之遷，胥怨者。

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爲怨者故改其度
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
能助上大有爲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
切不事事守前所爲而已則某之所敢知無由會晤不
任區區向往之至

古文辭類纂二十

冬二十

十五

合河蕭氏
刻粹家譜



